

DU XIN JI

读心机

何大江 著

中国惊悚科幻小说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读心机

何大江 著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读心机 / 何大江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2
(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)
ISBN 7-5395-2276-3

I. 读... II. 何... III. 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5121 号

读心机

——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

作者: 何大江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建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787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 92 千字

印张: 7.75 插页: 4

印数: 1—5150

版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2276-3/I·458

定价: 12.5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读心机 / 何大江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
2002

(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)

ISBN 7-5395-2276-3

I. 读... II. 何... III. 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65121 号

读心机

——中国惊悚科幻小说丛书

作者: 何大江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建新华印刷厂

开本: 787×1000 毫米 1/16

字数: 92 千字

印张: 7.75 插页: 4

印数: 1—5150

版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2276-3/I·458

定价: 12.5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

D U X I N J I

目 录

中国惊悚科幻小说

第一章	不说话的男孩	1
第二章	燃烧的夜	21
第三章	读心机	29
第四章	魔咒	50
第五章	在空中舞蹈的刀	70
第六章	书房	85
第七章	流亡	95
第八章	回归	104

第一章

不说话的男孩

雨林小区依然是蜀州市最成熟的社区。一家接一家的火锅店、川菜馆里人声鼎沸、觥筹交错。四川人吃饭喜欢一边喝酒，一边划拳，他们认为这既可以增加食欲，又平添了热闹的气氛。在酒桌的旁边，或许还能看见助兴的小提琴手，侧头夹住肩上的琴，沉浸在他自己弄出来的声音中，尽管这咿咿呀呀的声音与周围的喧嚣不太合拍。但王国喜欢这地方。在那种铺着白净桌布的饭店吃饭，需要面带适度的微笑，绷直背脊坐着，好像把自己的隐私全部暴露在侍立一旁的小姐面前了。在那种场合，他从来吃不饱。他说雨林小区是蜀州市的味蕾，所以他的巢就筑得离这儿很近。

开车往南出了二环路，只有几分钟，就好像是通过了时空隧道，从喧嚣的闹市直接跨入了幽静的世外桃源，城市突然变得洁净，且行人稀少。街道上悬挂的街灯类似明代宫灯。透过人行道上枝叶茂密的竹丛，看得见一幢幢红顶黄墙的两层楼别墅。这里是蜀州最高档的住宅区“竹苑”，其中一幢就是王国的巢。有人说王国是小题大做，一个人住得了六室两厅的豪宅吗？但王国有自己的见解：吃要闹热，住要清静。他是个讲品位的人。

品位体现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比如说每天他都是早上八点准时出发，开着自己的奔驰车到“王国心理诊所”上班。诊所跟“竹



苑”只隔几个街区，走路去也不过十分钟。有人说这样近不如步行，还可以锻炼身体。但王国不这样认为，他觉得上班是上班，锻炼是锻炼，二者不可混淆。要锻炼，可以到健身俱乐部去，但上班时的派头是必须摆够的。

诊所不大，实际上是城南高档社区临街的一套房子。进门你会看到一个接待厅，简洁的布艺沙发，搁物架上随意摆放的时尚杂志，绿色植物，加上轻柔的音乐，让人感到十分放松。护士小姐会轻脚轻手地走过来，轻声细语地为你安排约见。通过一个短短的走廊，你会看到三间治疗室，在最靠里那间坐着的就是王国。他是这个诊所的主任，从苏格兰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回来以后，就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心理诊所。生意很好，看病要预约。有人说他选对了地点，有钱人毛病多。王国的看法是，人有钱了，生活自然要精致一些，治了身体的病，就该治心灵的病了。

这天约见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人。年轻女人不稀奇，据说蜀州最有品位的女人都集中在这一带，其中不少是款爷们笼中的金丝鸟。她们一个比一个漂亮，精神也一个比一个萎靡。“肤浅的女人是谈不上品位的，”王国的心情十分复杂，“她们确实败坏了我对女人的胃口。但是，没有她们，我就没有饭碗。”

但是，这个女人不一样。她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不是病人。”

“小姐，必须病人亲自来，否则没法治疗。”

“他来了。”

王国这才注意到，女人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小男孩。这男孩七八岁的样子，皮肤黑黑的，又矮又瘦，显然发育有问题。

“来，到叔叔这儿来。别紧张。”他的语调非常柔和，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男孩没动，也没有说话。

“来。看看这本书，喜不喜欢？”王国从背后的书架里翻出一本蝙蝠侠画册，这是这种年龄的男孩最喜欢的东西。

男孩还是没动，也没说话。

“那你一定是喜欢《X战警》里的狼獾哩。”

还是让人尴尬的沉默。王国把头转向女人问：“他到底怎么啦？”女人说：“这正是我带他到你这儿来的原因。”

王国这才认真看了看这女人。她的肤色弹指即破般白，身材高挑，显得既文静又洋气。谈吐之中，隐约透露出几分桀骜不驯。这才叫品位，他暗自赞道。

“他不是你的孩子吧。”王国想，她看上去二十四五，不会有这么大的儿子的。

“嗯……是我的。”女人回答得有些犹豫。

“他多大了？”

“两个月前满的八岁。”

“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孩子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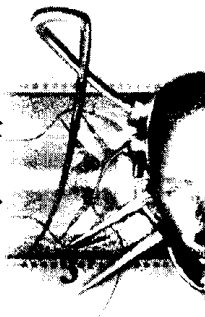
女人的脸红了一红，很快就镇静下来。“是我的孩子。他不说话已经有三年多了。”

“是什么原因，能告诉我吗？”看到女人慌乱，王国心中暗自得意。

“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见到他的时候就这样，连他爸也不知道他生这病的原因。”女人很平静地补充道，“我是他的继母，他的亲生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。”

女人说话的时候，王国打开了手中的记录本。

心理压抑的孩子王国见的不少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：敏感、害羞、目光生怯，很少跟陌生人说话。通常，他们的智商并不低，只



要你不注意他，他的眼珠就会滴溜溜地乱转。但这个孩子不，他的目光是浑浊的，像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。他脸上的颧骨有些突起，仿佛饱经沧桑的中年人。

“他的情况有些难办，请问怎样称呼你？”

“叫我郝烟。”

“郝女士，我是说……”

“别叫我女士，叫我郝烟好吗？”

“郝……郝……郝烟。我是说，他不开口，让我很难办。”

“王博士，难道真的就没有办法了？”女人的眼中满含期望，“三年前，他刚刚生病的时候，他父亲就带他找过很多医生，他们也都这样说。那时你还没开这家诊所吧？”

“是的，那时我还在国外。”

“也许是那些医生的水平不够吧，大家都说现在心理医生科班出身的不多，可你是博士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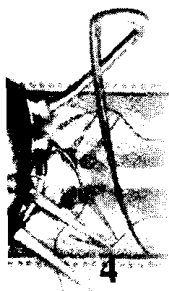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倒不一定，我的两个助手都是西蜀医科大学的硕士生。”王国停顿了一下，“他这是自闭症，非常棘手。这样……我愿意全力试一下，但是你必须配合我，我要尽量了解他的情况。”王国一边说一边在便签上写了两个电话号码，“你不必通过接待小姐预约，有事可以直接打我的手机和我家的电话。”

“那太感谢你了，王博士。”

“别叫我王博士，叫我王国。”

二人相视一笑。

“先回去吧。别急着让他开口，要尽量想办法跟孩子交上朋友，多跟他说话，多陪他玩。我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个治疗方案，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提出来。”王国补充道，“对了，最好是找到他生病的原因。”



送走了那女人和男孩，王国叫接待小姐送了一杯咖啡进来，关上门，他想好好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。

已有百多年历史的心理治疗源于欧洲，门派繁杂，但只有精神分析、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三个流派根深叶茂。王国师从精神分析大师劳尔博士，他还记得第一课是在劳尔的工作室里，对一个下肢瘫痪的男人进行催眠。“外科医生检查过，他的生理系统没有问题，致病的根本原因埋藏在他内心深处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将他催眠正是为了找到这原因。”劳尔让病人凝视着那在细绳上摆动的不锈钢球，“放松，让自己全身放松。”

“这钢球只是一个道具，让病人忘掉羁绊重重的现实、回到自身灵魂的道具。”在病人离开之后，劳尔对王国说，“人的内心愿望往往要与现实世界发生冲突，愿望得不到实现，就会在内心留下创伤，这往往就是病源。人可以通过自己的意志克服掉沮丧感，但是，病源不消除，总有一天会反弹。一个人的内心愿望越强烈，受到挫折时，反弹也就越强烈。这种反弹最终会侵入身体的神经系统。”

“他的病源是在证券市场上倾家荡产。”劳尔说。

最初，王国觉得老头子讲的有些玄，不久后他看到那个男人只是经过和劳尔的十几次谈话就站直了，终于对老头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其实，劳尔也非常赏识他，觉得他在心理学的研究上有特别的天赋，有时不给他好脸色，也只为敲打他，让他别太自以为是了。

但是，师生之间这种情同父子的关系并未持续到王国留学生涯的终结，两人最终因为学术见解的差异而分道扬镳。在王国看来，无论是精神分析还是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，都有不完备之处。人的大脑是一个黑匣子，其运作方式难以为人真正了解，传统的手法是向其输入信息，根据反馈来进行研究。但是，这种手法非常间接。



对于反馈，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理解，难免“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”。而且，如果它根本不反馈又怎么办呢？

王国把脚放在茶几上，坐在沙发上陷得很深，很舒服地看着咖啡的热气升腾，任意识氤氲流动。突然，他一下子坐了起来。对呀，今天上午来的这个小男孩不就是一个根本不进行反馈的黑匣子吗？

患自闭症的人不少，这个小男孩根本不算特例。何况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哑巴，无论你输入什么样的信息，他就是不输出，又能奈他何？还有的人就根本是聋子，如果只通过谈话的方式，你根本不能输入，还谈何输出？

桌子上的扬声器响了，是接待小姐甜甜的声音：“王主任，上周三预约的霍先生来了，我带他进来好吗？”

“让他进来吧。”王国说，又在心里念叨了一句，“她真是有个品位的女人。”

这时，那个被王国视为有品位的女人郝烟已经带着男孩回到了家中，他们是走路回去的。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，她宁愿走一走，或许这对保持身材还有帮助。

郝烟住的地方叫“落花溪”，是单门独户的别墅，高墙内有几百平米的草坪，一条人工引来的小河从中穿过。河两岸有白的梨花和红的桃花，三月，柔风轻来的时候，花瓣就会掉下来，随水漂到高墙之外。两年前，她嫁给刘方正以后就住在这儿了。刘方正是方正屋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，蜀州城南有很多楼盘都是他的公司开发的。他工作很忙，经常在外出差，回家的时间非常少。这幢三层楼别墅的常住人口除了郝烟、他儿子，还有一个保姆，一个兼作郝烟司机的保镖，这两个下人都是哑巴。

郝烟喜欢这种闲散的、没有压力的生活。孩子自有保姆去张罗，



她一般是早上九点才起床，为了养颜，她非常注意睡眠的充足，但又不让自己睡得太多，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。简简单单地打扮一下，吃了早餐，她一般是到自己的画室转转。画室同时也是收藏室，里面有几幅名画真品，更多的是复制品，那都是郝烟特别喜欢的。每天她都要到凡高的《夜间的露天咖啡座》前站上几分钟，尽管那是复制品。郝烟总是想，作者一生经历过那样多的苦难，心中却始终怀着希望，他笔下的星光流动，好像具有生命力。

下午是会客时间，来的有以前的闺中密友，也有刘方正生意伙伴的太太，偶尔来一两个收藏家。要是没什么客人也没有，郝烟就会让司机开车到市中心几家高级的百货商店看看衣服，诸如“帝景”、“巴黎”“仁和春天”等等。最不重要的事就是作画，她是在什么事也没有的时候才画上几笔。

郝烟是美术学院油画系的毕业生。但她几乎从来没有将自己的专业作为谋生手段，就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也没有。她喜欢自己的专业，但是，她总认为把爱好和谋生结合起来是一种罪过。过分琐碎的现实生活对艺术的灵感简直是谋杀，她想，比如说一个乔伊斯或者普鲁斯特的信徒，为了每千字两百元的稿费不得不写“伴随着一声惨叫，两条雪白的大腿在挣扎”之类的特稿，会有着怎样的痛苦。

晚上，她要不上网聊聊天，要不和朋友泡泡吧。坐在咖啡屋的时候，郝烟常常会想起《夜间的露天咖啡座》。“我和凡高正相反，一个有天才却没有条件，一个有条件却没有天才。”郝烟对自己说。

超越了生活中的鸡毛蒜皮，郝烟的思考往往非常形而上。但是，这个时候，她确实是在想：“到底是什么使成成患上了自闭症？”成成就是她带到“王国心理诊所”的小男孩，他大名刘谷成，是刘方正惟一的儿子。

成成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郝烟很少思考过，也许是因为她简单、随遇而安的天性，也许是因为她第一次见到成成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，这让她觉得理所当然。

郝烟想生个女儿，刘方正却想要个儿子，他说：“没有儿子，我的事业谁来继承？成成又是这个样子。”这个时候，郝烟总要笑他土，说外面都称他儒商、开拓型的企业家，谁知骨子里却这样封建。不过玩笑归玩笑，他们却既没要成儿子，也没要成女儿。在一起两年了，郝烟的肚子一点儿也没有变化的迹象。“一定不会是我的问题，”郝烟很有些不服气，“我这么优秀的遗传基因难道会有问题？”

好不容易抽出时间，二人一起到医院检查，果然是刘方正的问题。“你不是连成成也生下了嘛，怎么会有问题？”郝烟问，“是不是你的基因有问题，成成这毛病也是遗传的？”“绝对不会，成成以前可聪明伶俐哩。”刘方正理直气壮，但马上又蔫下去了，“也许是我这两年太忙了，影响了身体健康。再过两年吧，等城北那片工地完工我就轻松了，反正你还年轻。”

是的，刘方正书房的桌子上，还摆放着他和成成的照片。照片上，刘方正俯下身来亲儿子，成成把两只手向后伸去，反手抱住老爸的脖子，父子俩都笑得很开心。因为害怕郝烟多心，家里没有摆出以前的全家福照片，但郝烟从公司里知道，刘方正跟他的前妻是大学同学，感情非常好。丈夫事业有成，妻子美丽贤惠，儿子聪明可爱——但是，这幅其乐融融的图画转瞬就被抹得漆黑。郝烟碰上刘方正的时候，他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期。

“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子的？”郝烟想起了王国博士的询问。

两年多前，她第一次见到成成的时候，刘方正说儿子这样子已经有一年多了，为此他头痛不已。“方正的前妻也是三年前出事的？”



郝烟第一次觉得自己和成成居然还有这么多的联系。

是的，结婚两年以来，最初她沉浸在和刘方正的二人世界之中，婚姻带来的激情一过，她又习惯了享受这种情调慵懒的阔太太生活。懒散闲适成了她生活的主基调，甚至几乎代替了她的感情生活。她不知道是自己先冷落刘方正还是他先冷落自己。总之，有一天，她突然觉得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了。

“我本来不是笼中的金丝鸟，”郝烟想，“嫁给他是因为爱他，而不是为了这种生活。我可是在这种生活中迷失了自己的本原，真是醉生梦死呀。”

于是，她要采取行动，要让自己多关心刘方正，多关心他的儿子，第一个具体行动就是带成成去看病。没有告诉刘方正，她是希望有一天，成成能突然开口说话，给刘方正一个天大的惊喜。

她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刘方正的时候，是在方正公司的新聘员工的见面会上。

“我们公司的架构就是……”台上，那个穿着西服但没打领带的人事经理正在讲话，四溅的唾沫和过多的手上动作使他显得很神经质。

“什么架构架构的，听了半天，原来就是结构嘛，好像用些生僻的词汇就能显示出他的学问。”郝烟在下面悄悄地对女伴说道。三年前的郝烟看上去有些土气，穿一件红色的防寒服，样式已经有些过时了，一副度数不高的近视眼镜，让她显得少年老成。如果不为这些所迷惑，再仔细一点，就会发现眼镜下面的那双眼睛里有些不安分的东西。托着眼镜的鼻梁挺挺的，鼻梁下面的嘴也挺小巧。如果懂得打扮的话，这个女孩其实并不难看。

人事经理终于结束了他那歇斯底里的演讲，下面该这些新来的员工（多半是些袅袅娜娜的女孩子）一个个上台作自我介绍，而公

